

乡愁系列散文集



乡愁

王桂宏◎著

【苏州卷】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王桂宏◎著

乡
愁
系
列
散
文
集



乡 愁

【
苏
州
卷
】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乡愁 / 王桂宏著. — 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6

ISBN 978-7-5399-8965-5

I. ①乡… II. ①王…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309101 号

书 名 乡愁

作 者	王桂宏
责任编辑	郝 鹏 孙金荣
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南京文博印刷厂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 张	21.5
字 数	344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版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0000 册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8965-5
定 价	48.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本书是王桂宏《乡愁》系列散文集的第二部苏州卷。作者满怀深情地回忆了三十年前在苏州北兵营当兵期间的人和事,还有魂牵梦绕的第二故乡美丽苏州的风土人情。

城市中的兵营,是一道亮丽的风景,更是老兵永久的记忆。无论是记人还是叙事,写景还是抒情,无不带有作者汗香的味道和鞋履的印痕。那些大山大湖,那些久远的传奇,那些淳朴的乡音乡情,那些朝夕相伴的战友,都在作者的笔下鲜活起来,牵引着读者回到那个令人难忘的年代,去感受,去欣赏,去思考……

徐良文

徐良文简介

徐良文,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南京钟山文学学会常务副会长。发表传记文学,报告文学多部,其中《许世友传》获中共党史人物优秀研究成果奖,《女子监狱纪实》获国家司法部金剑奖。发表独幕剧多部,其中《将军志》获解放军总政治部创作奖。

鄉
愁

心中永遠的寄望

如胶似漆劉方明書



刘方明简介

刘方明 字玄父，号“亦园散人”，扬州八怪纪念馆馆长，扬州八怪研究会会长，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国家一级美术师。东南大学艺术学院、扬州大学艺术学院特聘教授。南京、上海书画院特聘画师。

风情篇

年轻老营长	3
气功师室友	7
四喜临门	12
打字机战友	17
铁嘴耿仁铸	22
《开船》写作记	27
得月楼吃鱼	32
营房的枪声	37
将军零距离	42
军营思乡	47
画报上的我	53
我的革新梦	58
好人李应虎	62
长跑的毅力	67
军械员纪事	72
兵营第一刀	77



风趣篇

王干事的新闻	85
大锅饭趣事	90
车站接新娘	94
排长误车记	99
营区磨豆腐	104
乡愁对吹记	109
炮场学骑车	114
抬上单杠	119
听不懂的评弹	123
直射战场弹	128
难领的结婚证	133
奇异的色测	138
新兵连纪事	143
跌弯的笔尖	148
记错的宴期	152
集邮的记忆	157
食堂里的笑声	162
荒坡上站岗	166

风景篇

首登玄墓山	173
-------------	-----



夜宿木渎镇	177
虎丘歪斜塔	182
七里山塘街	187
游一线天	192
风雨灵岩山	197
狮子山远眺	202
溪边小山村	207
小巷深处	212
东太湖挑河	217
留园匆游记	221
宝带桥小考	226
雕花楼游记	231
金鸡湖今昔	236
漫游铁铃关	241
门口塘往事	246

风俗篇

飞来的弹雨	253
南浩轧神仙	258
追源沈万三	262
驻训明月湾	265
部队土规定	270
寒山寺钟声	274



远飞的信鸽	278
诱人的小吃	283
换岗雷雨中	288
江西新兵团	292
连队包饺子	297
浓浓的硝烟	302
阳澄湖吃蟹	307
品味奥灶面	313
常熟纪事	318
战友情记忆	323
后记	328



风情篇

风情篇 FENGQINGPIAN





年轻老营长

我1976年底到达苏州,随后被分到寒山寺附近的大运河边上的一个兵营。这里是炮兵团的一个重炮营驻地。重炮营的一个连队外出野训,空出的营房就由新兵连暂住在这里集中训练。

这是一个风景十分秀丽的地方。东边有始建于六朝时期的寒山寺,寺内建筑格局保存得十分完整,其正殿面宽五间,进深四间,单檐歇山顶,飞甍崇脊,据角舒展。著名的枫桥与寒山寺仅几步之遥。枫桥桥头有苏州古城的重要文物建筑铁铃关。古运河像一条玉带,缠住铁铃关后转向南流去。我们的新兵连就在运河流向南边的西岸。站在营房运河边,寒山寺、枫桥、铁铃关尽收眼底。

真想不到,运气这么好。还没有走进新兵训练连,就饱览了三个著名的景点,也激起了到三个景点一游的欲望。

新兵训练连第一堂课是一名年轻老营长主讲。我刚到部队,一切都是那么好奇。看营长的气质,那真是雄赳赳、气昂昂的样子。营长姓陈,叫陈增林。大家都叫他陈营长。我仔细一观察,心中油然升起一种莫名其妙的敬佩感。他白白皙皙的脸庞,脸上总是浮起淡淡的微笑。讲话声音不太高,但听起来十分有力。他给我们上军事理论课。军事理论一套一套的,听得我们这些刚进兵营的新兵个个聚精会神,津津有味。我猜他年龄就三十岁左右。我是最后一个年龄参军的,已经虚二十三岁了,还是一个新兵,人家早已是营长了。

听主持人介绍,他就任营长已是第三个年头了。真是年轻的老营长。

听陈营长讲话口音是苏北人。下课后,我们簇拥着陈营长,个个充满了敬佩和好奇。我一张口,他毫无顾忌地拍拍我的肩:“你也是姜堰人。”

他口气很坚定,没有半点怀疑。我点点头,还没有来得及回答,他又幽默地对大家说:“小王可是有文化的人,是作家。”

我连连摇头。大家都用羡慕的目光看着我。说羡慕可能大家不光羡慕我能写几篇小说,更重要的是营长是我老乡,第一天就对我这么熟悉。我心里也激动不已,脸有点发热。我与陈营长的交往也就从这里开始了。

记得是一个夕阳西下的夜晚。我沿着营房东边的运河边散步。运河两岸长满垂柳和香樟,隔一段距离就是一个小码头。南来北往的机动船轮机声突突地响个不停,汽笛声此起彼伏,不绝于耳。我一边散步,一边望着这繁闹的古运河,脑海里浮现家乡鲁汀河上来来往往的大小货船。运河中行驶的长长的船队跟我们家乡鲁汀河的船队一模一样。我甚至怀疑从北边来的船队很可能是从鲁汀河驶来的。家乡的一草一木、一河一港浮现在我眼前。我沉思着,连对面散步走过来的陈营长都没有发现。

陈营长一点没架子,人还未到跟前,就喊我的名字。他讲话十分幽默。他说这里散步是静中取闹。不但运河中来往的货船日日夜夜行驶发出烦人的轮机声和汽笛声,寒山寺的钟声还不时敲响。悠扬的钟声传过来,和轮机声、汽笛声交织在一起,形成一支混杂的毫无规律的交响曲。生活在运河两岸的居民早已习惯了这闹忙的交响曲。我们沿着运河边的小道,边走边聊天。

由于是老乡,由于他乡遇知音,我一股脑儿地把我的家庭情况、生活经历都毫无保留地告诉了他。也可以说是汇报。他听我说完后,关注地问道:“二十三岁了,有没有谈对象?”我非常果断地摇摇头。他沉静一会儿,若有所思地说:“事业为重!”

我们走到营房的最北头。北头的河边有一块绿化地，周边有几棵香樟树，冬天的樟树仍然十分翠绿茂盛。天空暗下来，河上行驶的货船都亮起了桅灯，星星点点，南来北往地移动。运河的浪涌中映出星光，不停地晃动。东边的天空升起了一轮明月，淡淡的月色也映在晃动的运河水面上。陈营长拉着我的手，坐在石凳上望着熙攘的货船，继续聊着。使我想不到的是，陈营长作为一营之长，竟向我这个新兵聊起了他的家，而且是那么的坦诚，这让我对他更加敬佩。

这次聊天使我知道了陈营长有一个贤淑的妻子，他妻子也是家乡人，也曾做过教师。还使我了解了陈营长在部队奋斗成长的经历。他十八岁当兵，几年后就当上了排长。他军事训练从不含糊，总是吃苦在前，在部队首长和战士们心中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并多次立功获奖，破格提拔。他能成为当时全团年轻的老营长，不知流了多少辛劳的汗水。我让他给我指点，他倒挺谦虚，只是笑笑：“你有文化，只要肯吃苦，一定会取得成绩。”现在回想起当时的情景，我是十分幸运的。陈营长对我的关心，让我增强努力工作、努力奋斗的自信、力量和创新奋斗的动力。事实证明，短短的几年，我在部队确实取得了一些成绩。尤其是1978年下半年，也就是当兵的第二年下半年，我四喜临门。一是在《安徽文学》发表了小说《开船》；二是试验电动擦炮机成功，荣立二等功；三是加入中国共产党；四是破格提升为排长。这些成绩的取得，使我永远也不能忘记陈营长对一名刚入伍的新战士的指点、生活上的关心和帮助。在炮兵团的两年多时间里，我们的友谊加深了。但后来发生的一件事让我内心忐忑不安了数月。由于陈营长那宽广的胸怀让我心里明亮如初，使我们的友谊一直延续到现在。

当兵的第三年上半年，我调到团政治处当干事。一天上午，陈营长突然来到政治处宣传股办公室。我赶紧倒茶、让座。他说刚才在团里开会结束，顺

路来看看我。然后挺神秘地把我拉到门外。他给我介绍了一名泰州的对象，希望我探亲时见个面。我已二十五周岁，母亲经常催我找对象。听了陈营长的话，我连连表示感谢。陈营长临走时反复说明，介绍对象关键是缘分，绝不能勉强。我感激地点着头。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千古以来的规律，我也得遵循。

可惜的是我与陈营长介绍的那个对象没有缘分。见了一面后，我觉得找不到感觉。其实，那时很幼稚。男女谈对象，得像冷水泡茶慢慢地浓，慢慢地找感觉，怎么可能一见钟情呢。再说感觉也得长期相处才能找到呀！我当时心里很是矛盾，不知道怎么对陈营长说，犹豫了好几天，还是直截了当地说了。谁知陈营长只是笑笑，反复说谈对象靠的是缘分，并没有一丁点不高兴，相反，还说回去跟他妻子说，请她再重新帮我物色。我只能不停地感谢，其实我心里有压力。我担心失去这么知己的朋友和老乡。后来的事实证明我的担心是多余的。

那时部队的风气真好。进步的标准就是才能和表现。我调到军政治部干部处工作，军干部处负责调配团职以上的干部，如果要提拔干部，军干部处可是关键。陈营长对我有知遇之恩，他心里清楚，我心里更明白。但我在干部处工作的四年里，他却一次都没有来过干部处，一次都没有找过我。现在想起这件事，我心里就感到不安。他不来找我，我应该主动找他关心他呀。

他是那么的理解我，我也理解他。年轻老营长的形象永远记在我的心中，就像寒山寺的钟声永远地在我心中鸣响。

气功师室友

说到部队的战友，不能不说桂志安。不仅和我朝夕相处，而且他在军营里冒尖，绝不是一般的冒尖。

我在一七八师炮兵团政治处任排职干事时，他任正连职干事。那时，干部宿舍条件比较差。一间宿舍隔成两间。他资格老些住里间，我只能住外面，好像是他的警卫员。名副其实的朝夕相处。

说他在军营冒尖绝不是一般的冒尖。他是1973年的兵。1975年由于注重理论学习，他被全军树为战士学理论的典型，并冠以“战士理论家”的称号。我到部队后，战友们告诉我，桂志安战士学理论的先进事迹在《解放军报》上发表过。后来我们在一起共事，他的学习毅力，他的吃苦精神扎扎实实地感动了我，特别是他的标新立异深深地触动了我的心。他是初中毕业生，进部队不到两年，竟然学完了大学专科的全部课程。记得师政治部专门让他到苏州大学进行大学专科的文化测试，他以高分通过，让我这个他同宿舍的战友羡慕得五体投地。

但留给我最深刻印象的还是他的气功。

1978年底，正是改革开放的初期，很多过去见都没见过的事物，都毫无准备地来到我们的眼前。当桂志安同志把一张苏州体育馆气功表演的门票递给我时，我那时还没有气功的概念。经他一解释，我才充满好奇地收下他的门票。票拿到手，晚饭一吃，几个战友约好去了苏州体育馆。看了气功表

演,只能用不可思议来形容。你说一个人直挺挺地躺在体育馆的地板上,肚子上盖了一张草席,就在我猜不透要干什么时,两个壮汉抬起一块大磨盘,十分吃力地轻轻地放到那人的肚子上。然后,走上去一名大汉,在他的肚子上连跳了几下,我们看的人都吓出了一身冷汗。就在我看得十分紧张的时候,又跳上去两个人。你说悬不悬,只要躺在地板上的人肚子顶不住,肚肠冒出来是肯定的。但那人却不停地吸气、呼气,将石磨上的三个人顶得随着石磨一起一伏。接着还表演了人拉汽车、单手劈砖以及耳朵识字等节目。反正体育馆所有的人都兴奋不已,喊叫声、喝彩声一声高过一声,一浪高过一浪。散场后,在回营房的路上,桂志安带着我们政治处的几个干事一路议论到宿舍。

回到宿舍,没过几分钟,盛干事来叫我,并要我把宣传股的办公室钥匙带上。我感到有些奇怪,快睡觉的时间了,还要到办公室,难道今晚加班?我急匆匆地来到宣传股办公室。宣传股办公室是离团办公大楼不到50米的独立三间屋。门口已经聚集了五六个政治处的干事,我一看全是刚从体育馆看过气功回来的。桂志安站在最前面,紧靠着门。我打开门,大家“呼”的一声全涌了进去。脚跟还未站定,桂志安开口就一鸣惊人:“我也来表演一段气功。”

话音刚落,办公室里就像沸腾的开水锅突然添了一盆凉水,声音慢慢地由高变低了,静得只听到大家的呼吸声。我也感到好奇,我和桂志安朝夕相处,可从来没听说他会气功。再说气功是练出来的,我怎么从来没有见过他练气功呢,甚至都没听他提过。就在大家十分纳闷时,桂志安嘿嘿嘿地笑着:“给大家献丑,也表演一个空肚顶石,不过请大家配合。”

我这人胆子相对小一些,加上组织纪律性特别强,我担心出大事。要是桂志安空肚顶磨,压个冒肚肠那可是天大的事故。我赶紧提议:“最好给政治处的夏龙山主任报告一下。”

